



A vertical ruler scale with markings every 1/16 inch. The numbers 5, 6, and 7 are in black. The numbers 30, 40, and 50 are in red and are three times larger than the other numbers. A red arrow points to the 6-inch mark.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心道
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
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
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
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
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
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
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

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
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
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
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
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
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
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

武之爲君。臯陶伊傳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

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于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

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子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由於

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嘉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

門號2981
卷2

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明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未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

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

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有。固有者裁之也。故予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

予所謂道之大原
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

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

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旣常戒懼。

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

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

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

之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

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

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督

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小人

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過則

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愚賢不肖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

知此道之所
以常不明也
可離人自不察是
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
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
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

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

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文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慶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擾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

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擾。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

反。○罟。網也。擾。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别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卽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奉持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

不及而道之
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
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
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以承上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

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
方之強也。而强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强者之事也。
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
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强。

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能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按素

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强者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

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加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不能。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

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

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

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云。鳶飛戾天。
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鷗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

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

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已之心爲忠。盡已之推已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遠。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

四
卷之三

中庸

十一

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
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
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

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

君子之道四

子臣弟友四字
絕句○求猶責
人者皆道之所
脩焉。庸平常也。

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訛。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羨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二章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
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
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亦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
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 言君子但因
素貧賤行乎貧賤
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

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援。平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得而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予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作耽。

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子曰。父母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視

謂幹事猶易所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动充满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

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斅。○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

言

○蒙引云大孝者非常
之孝也下文云

四書

荀子章說

中庸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
子孫謂虞

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

○大金朱子云因其材
而是

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
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

而篤焉故裁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
也裁植也氣

至而滋息爲培氣

反

而遊散則覆

雅

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

祿而爲天下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祿之佑之復申重之

其所以反覆眷顧之皆如此又重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大金東陽許氏云可
嘉可樂之君子其

令善之德顯彰著

宜於人臣故受天之

祿而爲天下之主既

受天祿矣而天祿

之佑之復申重之

其所以反覆眷

顧之皆如此又重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閩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節○又或說天道福善禍淫

受命者受天
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

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

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文林云父作之子述之
俱指某葉言

○蒙云續繼也緒葉也

此正謂繼世耳

○燃云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
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述成說此言文王之事書言

王季其勤王家蓋其

所作亦積功

累仁之事也

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

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

子富者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泰下

○揚明云顯名是武王舊
有顯名不失不以伐敵
而失也

○文林云有天下是伐敵
諸侯皆朝之意

○大金朱子云因其材
而是

○揚明云由諸侯而為天下君。○宗廟又云指后稷至文王。○子孫又云指成康等。保是保王業。

同○此言武王之事。繼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于大王。實始享是享王禮。翦商。繙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未受命。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一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

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

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

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

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爲去聲。○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

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遠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

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

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

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

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

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

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

位不薦率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知天。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

故又當知天

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

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

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
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乎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

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

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糴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

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
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
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歛並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旣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軶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

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
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言前定則不跔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跔其刲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跔躡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

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

百之八十能之已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

百倍其功。此因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

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

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羨之質求變而羨。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輒。以變其不羨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羨。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

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

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唯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

家將亡。必有妖孽。見卒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著。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誠者物之終

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内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

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

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

以成物也。

悠久卽悠遠。兼内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

爲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

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

者以然

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

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蕕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鰐鼈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育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
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
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
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
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
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音鳥。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大哉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

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

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憮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

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學者宜盡心焉。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

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聾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戒及其身者也。好去聲。戒。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

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

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

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

微。證也。

宋。殷之後。三代之禮。

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

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

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

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

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卽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諸天地。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發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斅。○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該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徒報反。○錯。猶迭。辟。音讐。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

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淳博淵泉而

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淳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

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

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天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於虔

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

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懇至貌。以經

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之

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

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

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

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繫衣。聚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已之心。而又知

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鉞鉞。
假格同。鉞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
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
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
之也。威畏也。鉞。莝斫刀也。鉞。斧也。詩曰。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
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
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
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
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詩云。德

轚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轚。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
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
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
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
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
轚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
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
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爲
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
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
之妙。非此德之外。文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思因前章極致之。

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終

右中庸一篇三十二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則引先聖之所嘗言者以明之也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其實一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也

十二章明道之體用。下章庸言庸行。夫婦所知所能也。君子之道鬼神之德。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則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者矣。道之爲用。其費如此。然其體之微妙。則非知道者孰能窺之。此所以明費而隱之義也。第二十章據家語本。一時之言。今諸家分爲

五六者非是。然家語之文。語勢未終。疑亦脫博學之以下。今通補爲一章。二十一

章以下至于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及復推說互相發明。以盡所傳之意者也。

二十一章承上章總

言天道人道之別。二十二章言天道。二十三章言人道。二十四章又言天道。二十五章又言人道。二十八。二十九章承上章爲下居上而言。亦人道。三十章復言天道。三十一。三十二章承上章小德大德而言。亦天道。卒章。反言下學之始。以示入德之方。而遂極言其所至。具性命道教費隱誠明之妙。以終一篇之意。自人而入于天也。

熹嘗伏讀

其書。而妄以已意分其章句。如此竊惟是書。

予程子以爲孔門傳授心法。且謂善讀者得之。終身用之。有不能盡。是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又聞之。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私識之。以待誦習而玩心焉。新安朱熹謹書。



傳

其意甚大矣哉誠以

文體之體義之體誠以

發揚文體義之體誠以

發揚文體義之體誠以

發揚文體義之體誠以

發揚文體義之體誠以

